

民间秘藏极品小说

花月痕



上海新文艺出版社

民间秘藏极品小说

花月痕

【清】魏子安 著

目 录

花 月 痕

第 一 回	蚍蜉撼树学究高谈	花月留痕稗官献技	 (1)
第 二 回	花神庙孤坟同洒泪	芦沟桥分道各扬镳	 (4)
第 三 回	忆旧人倦访长安花	开钱筵招游荔香院	 (9)
第 四 回	短衣匹马岁暮从军	火树银花元宵奏凯	 (16)
第 五 回	华严庵老衲解神签	草凉驿归程惊客梦	 (22)
第 六 回	胜地名流楔修上巳	金樽檀板曲奏长生	 (28)
第 七 回	翻花案刘梧仙及第	见芳谱杜采秋束装	 (34)
第 八 回	吕仙阁韩荷生遇艳	并州城韦痴珠养痾	 (42)
第 九 回	岑峯水阁太史解围	邂逅寓斋校书感遇	 (48)
第 十 回	两番访美疑信相参	一倾心笑言如旧见	 (54)
第 十 一 回	接家书旅人重卧病	改诗句幕府初定情	 (60)
第 十 二 回	宴水榭原士规构衅	砸烟灯钱同秀争风	 (67)
第 十 三 回	中奸计凌晨轻寄柬	断情根午夜独吟诗	 (74)
第 十 四 回	意绵绵两阕花魂词	情脉脉一出红梨记	 (80)
第 十 五 回	诗绣绵囊重圆春镜	人来菜市独访秋痕	 (89)
第 十 六 回	定香榭两美侍华筵	梦游仙七言联雅句	 (96)
第 十 七 回	仪凤翱翔豪情露爽	睡鸳颠倒绮语风生	 (104)
第 十 八 回	冷雨秋深病怜并枕	凉风天末缘证断钗	 (111)
第 十 九 回	送远行赋诵哀江南	忆旧梦歌成秋子夜	 (119)
第 二 十 回	陌上相逢拏帷一笑	溪头联步邀月同归	 (128)

- 第二十一回 宴仲秋觞开彤云阁 销良夜笛弄芙蓉洲…………… (136)
- 第二十二回 秋华堂仙眷庆生辰 采石矶将军施巧计…………… (147)
- 第二十三回 帘卷西风一诗夜课 云横秦岭千里书来…………… (155)
-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痴魂寒宵割臂…………… (164)
-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谈红楼梦 恨里恨高咏绮怀诗…………… (170)
- 第二十六回 彤管生花文章有价 围炉煮雪情话生春…………… (179)
- 第二十七回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 使君高义一席殷勤…………… (186)
- 第二十八回 还玉佩愁书生受赚 讨藤镯慧太岁招灾…………… (193)
-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诗和梅花 偕老卜居园游柳巷…………… (200)
-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儿遇旧 祝华诞女弟子称觞…………… (211)
- 第三十一回 离恨羁愁诗成本事 闲情逸趣贴作宜春…………… (220)
-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梦警新年 拏云楼华灯猜雅谜…………… (226)
- 第三十三回 丽句清词三分宿慧 花香灯影一片艳情…………… (233)
- 第三十四回 汾神庙春风生座尾 碧霞宫明月听昆弦…………… (239)
- 第三十五回 须眉巾帼文进寿屏 肚胆裙钗酒阑舞剑…………… (245)
- 第三十六回 一声清磬色界归真 百转柔肠情天入幻…………… (252)
- 第三十七回 延推岳荐诏予清衔 风暖草熏春来行馆…………… (257)
- 第三十八回 茱萸无灵星沉婺女 棣华遽折月冷祗园…………… (263)
-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门合镜给事班师…………… (268)
- 第四十回 意长缘短血洒鹃魂 人去影留望穷龟卜…………… (273)
-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紫别恨 正定府沥血远贻书…………… (280)
- 第四十二回 联情话宝山营遇侠 痛惨戮江浦贼输诚…………… (287)
- 第四十三回 卜花故事肠断恨人 一叶惊秋神归香海…………… (293)
- 第四十四回 一霎火光秽除蝉蜕 廿年孽债魂断雄经…………… (300)
- 第四十五回 竹竿岭旧侣哭秋坟 枞阳县佳人降巨寇…………… (306)
-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应诏 复浔郡欧节度策勋…………… (311)
- 第四十七回 李谿如匹马捉狗头 颜卓然单刀盟倭目…………… (318)
- 第四十八回 桃叶渡萧三娘排阵 雨花台朱九妹显灵…………… (326)

第四十九回	舍金报母担粥赈饥	聚宝夺门借兵证果·····	(334)
第五十回	一枝画戟破越沼吴	八面威风靖江镇海·····	(341)
第五十一回	无人无我一衲西归	是色是空双棺南下·····	(348)
第五十二回	秋心院遣迹话故人	花月痕戏场醒幻梦·····	(354)

第一回

蚍蜉撼树学究高谈

花月留痕种官献技

情之所钟，端在我辈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性也，情字不足以尽之。然自古忠孝节义，有漠然寡情之我乎？自习俗浇薄，用情不能专一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间，且相率而为伪，何况其他。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，上既不能策名于朝，下又不获食力于家，徒抱一往情深之致，奔走天涯。所闻之事，皆非其心所愿闻而又不能不闻，所见之人，皆非其心所愿见而又不能不见，恶乎用其情。请问看官：渠是情种，素然坠地时便带有些一点情根，如今要向何处发泄呢？吟风啸月，好景难常；玩水游山，劳人易倦。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，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时鸟。窗明几净，得一适情之物而情注之，酒阑灯地，见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。

这段话从那里说起？因为我乡有一学究先生，姓虞号耕心，听小子这般说，便叹道：“人生有情，当用于正。陶靖节《闲情》一赋，尚贻物议，若舞衫歌扇，转瞬皆非，红粉青楼，当场即幻，还讲什么情呢？我们原不必做理学，但生今之世，做今之人，读书是为着科名，谋生是为着妻子。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，有些子聪明，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，动人耳根，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，搭他架子，更有那放荡不羁，傲睨一切，偏低着下心，作儿女子态，留恋勾栏中人，——你想，他们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蘼王？有几个关盼盼

能殉尚书？大约此等行乐去处，只好逢场作戏，如浮云在空，今日到这里，明日到那里，说说笑笑，都无妨碍，不要拖泥带水，纠缠不清才好呢。你说什么情种，又是什么情根，我便情田也要踏破，何从留点根、留点种呢？”

小子笑道：“先生自知甚明，教人也还踏实，只是将情字径行抹煞。试想：枯木逢春，萌芽便发；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。无论是何等样人，比木石自然不同，如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？古人力辩‘情’‘淫’二字，如泾渭分明，先生将情田踏破，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。先生要行什么乐呢？小子不敢说，求先生指教罢！”

学究勃然怒道：“你讲什么话！先王‘人情以为田’，这‘情’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！”

小子嗤的一笑道：“先生，你阜的不记得上文有‘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’一句呢？大抵人之良心，甚发见最真者，莫如男女分上。故《大学》言诚意，必例之于‘好好色’，《孟子》言舜之孝，必验之于‘慕少艾’。小子南边人，南边有个乐部，生用真男，旦用真女，燃椽烛，铺红氍毹，演唱《醒妓》《偷诗》等剧，神情意态，比寻常空中摹拟，强有十倍。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，拿一副面具套上，外则当场酬酢，内则迹室周旋，即使分若君臣，恩若父子，亲若兄弟，爱若夫妇，谊若朋友，亦只是此一副面具，再无第二副更换。人心如此，世道如此，可惧可忧。读书人做秀才时，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。自登甲科，人仕途，蛇神牛鬼，麋至沓来，看官听着，小子说“今人只是一副面具”，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？须知喜怒威福，十副面具，只是一副铜面具也。——然则生今之世，做今之人，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！我看真面目者，其身历坎坷，不一而足。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上，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。读书想为传人，做官想为名宦？奈心方不圆，肠直不曲，眼高不低，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，言语直触当事逆鳞，又耕无百亩之田，隐无一椽之宅，俯仰求人，浮沉终老，横遭白眼，坐困青毡。不想寻常歌伎中，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，怜其沦落系恋之者，一夕之盟，终身不改。幸而为比翼之鹣，诏于朝，荣于室，盘根错节，脍炙人口；不幸而为分飞之燕，受谗谤，遭挫折，生离

死别，咫尺天涯，賸恨千秋，黄泉相见。三生冤债，虽授首于市街，一段痴情，早销魂于蓬颗。金焦山下，空传瘞鹤之铭；鹦鹉洲边，谁访玉箫之墓！见者酸鼻，闻者拊心，愚俗无知，转成笑柄。先生，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，是凭空杜撰的么！”

小子寻亲不通，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，以樵苏种菜为业，五年前，春冻初融，小子锄地，忽地陷一穴，穴中有一铁匣，内藏书数本，其书名《花月痕》，不著作者姓氏，亦不详年代。小子披览一过，将俟此中人传之。其年夏五，旱魃为虐，赤地千里。小子奉母避灾太原，苦无生计，忽悟天授此书，接济小子衣食。因手抄一遍，日携往茶坊，敲起鼓板，赚钱百文，负米以归，供老母一饱。书中之是非真假，小子亦不知道。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哭的，也有叹息的，都说道：“书中韦痴珠、刘秋痕，有真性情；韩荷生、杜采秋、李谿如、李大入，有真意气。即劣如秃僮、傻如跛婢、屠户，懒如酒徒，淫如碧桃，狠如肇受，亦各有真面目，跃跃纸上。”可见人心不死，臧获亦剥果之可珍，直道在民，屠沽本英雄之小隐。至如老魅焚身，鸡栖同烬；么魔荡影，兔脱遭擒，吾鼠善缘，终有技穷之日；猢猻作剧，徒增形秽之羞，又可见天道循环，无往不复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愿大众莫结恶缘。生之日，死之年，即顾影亦惭清夜。小子尝题其卷首云：

有是必有非，

是真还是假。

谁知一片心，

质之开卷者！

今日天气清明，诸君闲暇无事，何不往柳巷一味凉茶肆，听小子讲《花月痕》去也。其缘起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

京师繁华靡丽，甲于天下，独城之东南，有一锦秋墩，上有亭，名陶然亭，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。四围远眺，数十里城池村落尽在目前，别有潇洒出尘之致。亭左近花神庙，编竹为墙，亦有小亭，亭外孤坟三尺，春时葬花于此，或传某校书埋玉之所。那年春榜后，朝议举行鸿词科，因此各道公车，迟留观望，不尽出都。

此书上回所表韦痴珠，系东越人，自十九岁领乡荐后，游历大江南北，西登太华，东上泰山。祖士稚气概激昂，桓子野性情凄侧，痴珠兼而有之。文章憎命，对策既摈于主司，上书复伤乎执政。此番召试词科，因偕窗友万庶常，同寓圆通观中，托词病暑，礼俗士概屏不见。左图右史，朝夕自娱。光阴易度，忽忽秋深，乡思羁愁，百无聊赖。忽想陶然亭地高境旷，可以排拓胸襟，也不招庶常同往，只带随身小童——名唤秃头，雇车出城，一径往锦秋墩来。遥望残柳垂丝，寒芦飘絮，一路倒也爽然。

不一会，到了墩前，见有五六辆高鞍车，歇在庙门左右。秃头已经下车，取过脚踏，痴珠便慢慢下车来，步行上坡。刚到花神庙门口，迎面走出一群人，当头一个美少年，服饰甚都，面若冠玉，唇若涂朱，目光眉彩，奕奕动人。看他年纪，不过二十余岁，随后

两人，都有三十许，也自举止娴雅。前后四个相公跟着，说说笑笑。又有一个小僮，捧着拜匣。痴珠偕秃头闲过一边，举目瞧那少年，那位少年也将痴珠望了一望，向前去了。

痴珠直等那一群人都出了门，然后缓步进得门来，白云锁径，黄叶堆阶，便由曲栏走上。见殿壁左厢，墨沉淋漓，一笔苏字草书，写了一首七律。便念道：

“云阴瑟瑟傍高城，闲叩禅扉信步行。水近万芦吹絮乱，天空一雁比人轻。疏钟响似惊霜早，晚市尘多匝地生。寂寞独怜荒冢在，埋香埋玉总多情！”

痴珠看了一遍，叹道：“这首诗高华清爽，必是起先出门那位少年题的。”再看落款，是“富川荷生”，也不知其姓名。正自呆想，只见一个沙弥从殿后走出来，痴珠因向前相见，随问他：“可认得题诗这人？”沙弥道：“这位老爷姓韩，时常来咱们这里逛，陶然亭上也有他题的诗，却不知道官名住宅。”痴珠道：“这首诗好得很，是个才子之笔。你对汝师父讲，千万护惜着，别涂抹了。”沙弥答应了，便随痴珠迤迤上陶然亭来。满壁琳琅，痴珠因欲读荷生的诗，且先看款。忽见左壁七律一首，款书“春日招芝香，绮云、竹仙、稚霞诸郎，修楔于此。”后面书“荷生醉笔”四字，不禁大笑。便朗吟道：

“旧时烟草旧时楼，又向江亭快侠游。尘海琴樽销块垒，春城莺燕许勾留。桃花如雪牵归马，湘水连天泛白鸥。独上锦秋墩上望，萧萧暮雨不胜愁！”

痴珠想道：“此人清狂拔俗，潇洒不羁，亦可概见。惜相逢不相识，负此一段文字缘了！”沉吟良久，向沙弥要了笔砚，填《台城路》词一阙云：

萧萧落叶风起，几片断云残柳。草没横塘，苔封古刹，才记旧游携手。不堪回首。想倚马催诗，听莺载酒。转眼凄凉，虚堂独步迟徊久。何人高吟祠畔，吊新碑如玉，孤坟如斗？三尺桐棺，一杯麦饭，料得芳心不朽。离怀各有。尽泪堕春前，魂销秋后。感慨悲歌，问花神知否？

自吟一遍，复书款云：“东越痴珠，秋日游锦秋墩，读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庙诗，怅触闲情，倚声和之。”写完，便掷笔笑向沙弥道：“韩老爷再来，汝当以我此词质之，休要忘了。”沙弥亦含笑答应，递上茶来。痴珠兀自踱来踱去，瞧东瞧西。秃头道：“老爷，你看天要下雨，我们回去，路远着哩。”痴珠仰着一看，东北上黑云布满，遂无心久留，急忙下墩，上车而去。这且按下。

却说荷生，这日自锦秋墩进城，已有三下多钟，一路萧萧疏疏落起细雨来。同行一为谢小林侍御，一为郑仲池太史。侍御因招荷生携四只小饮顾曲山房，正上灯赌酒，只见青萍回道：“老苍头来接老爷回去，说‘明经略军营摺介，送来经略书信，并聘金三百两，现在寓处，候老爷呈缴，且有话面回。’”荷生迟疑道：“明节相去岁挂印时，原欲邀我入幕，我彼时因春在迹，婉辞谢去。今有书来，想必还为这事，但教我怎样处呢？”侍御道：“现在词科既阻于时艰，归路又梗于烽火，何不乘此机会出都，未为不可。”一面催跟班上菜。荷生立起身道：“菜已有了。二君偕诸郎多饮数杯，小弟且告辞回去一看。”侍御也不强留，吩咐提灯，送出大门，看过上车，方才进去。

看官听着，这明经略名祿，本是国家勋戚，累世簪缨，年方四十五岁。弓马娴熟，韬略精通，而且下士礼贤，毫无骄奢气习。五年前与韩荷生的老师三边总制汪鸿猷先生，一同出使西域。汪总制屡屡言及，生平得意门生惟有荷生一人，文章词赋，虽不过人，而气宇宏深，才识高远，曾在秦王幕府佐治军书，意欲招之幕中，又恐其不受羁束。彼时明经略已存在心中。

后来倭寇勾结西域回民作乱，四方刀兵蠢动，民不聊生。汪公奉命防海，明公奉命经略西陲，临别时，经略向汪公求若人才，汪公又把荷生说起，经略立时欲聘同行。荷生因要应鸿词科，不肯同往，经略心颇怅怅。不料回匪日更猖獗，经略驻兵太原，一面防边，一面调度河南军务，接济两湖、两江、两广各道粮饷，控制西南，出入钱谷日以亿万计。羽书旁午，所有随带文武及留营差使各官，虽各有所长，却无主持全局器量，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赏鉴的，必定不差。近知词科停止，因致书劝驾。

荷生自旧腊月入都，迄今已九月，润笔之绢，谀墓之金，到手随尽。正苦囊空，得此机缘，亦自愿意，遂定于九月十二日出都。

荷生此行，是明经略敦请去的，自然有许多大老官及同年故旧送饯敬，张祖席，自彰义门至芦沟桥，车马络绎。那荷生仍是疏疏落落的，带了老苍头贾忠，小童薛青萍，并新收长随索安、翁慎，一路酬应，到得芦沟桥，已是未末申初时候。刚至旅店，适值门口拥挤不开，将车停住。只见对面店中一小童，伏侍一人上车，衣服虽不十分华美，而英爽之气见于眉宇，且面熟得很，一时却想不起那里见过。正在凝思，谢侍御及一班同乡京官，还有春庆部、联喜部相公们，一齐迎出，便急忙跳下车来。是晚即在行馆畅饮通宵。

次日起身，午后长新店打尖，到得房中，见新涂粉壁上有诗一首，款书“九月十二日，韦痴珠出都，计自丙申，宿此十度矣，感怀得句，不令工拙也。”想道：“韦痴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《平倭十策》这人么？因朗诵道：

“残秋倏欲尽，客子苦行役。行行岂得已，万感在心曲！浮云终日闲，倦鸟不得宿。蓊门烟树多，芦沟水流浊。回首望西山，苍苍耐寒绿。”

看毕，叹了一口气，想道：此诗飘飘欲仙，然抑郁之意，见于言表。才人不遇，千古如斯！因触起昨日所见的，不知是否此君？看他意绪虽甚无聊，气概却不傲兀。我这回出都，好像比他强多，其实沦落天涯，依人作计，正复同病相怜也！

兀坐半晌，只见索安问道：“护送营弁请老爷今日尖后换轿。”荷生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坐轿甚好，昨天误了半站，今日着他们多备两班夫，赶上正站，汝们迟到都不妨呢。”

看官，你道荷生要赶正站，是何意思？他记起芦沟桥上车那人，是在花神庙门口注意瞧他的，此刻因人想诗，因诗想人，恨不一下问明。岂知痴珠在都日久，资斧告尽，生平又介介不肯亏人。此番出都，因陕西是旧游之地，且与两川田节度公子有同游草堂之约，决计由晋入秦，由秦入蜀，把箱笼书籍，概托万庶常收管，自与秃头带一付铺盖，一领皮袍，自京到陕二十六站，与车夫约定兼程前时。你道荷生大队人马，那里赶得上他？正是：

大海飘萍，
离合无定。
万里比邻，
两心相印。

到底荷生、痴珠踪迹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忆旧人倦访长安花

开钱筵招游荔香院

话说痴珠单车遽行，不日已抵潼关。习凿齿再到襄阳，蒯子训重来灞水，一路流连风景，追溯年华，忽然而喜，忽然而悲。虽终日兀坐车中，不发一语，其实连篇累牍也写不了他胸中情绪。便口占一绝道：

“苍茫仙掌秋，摇落灞桥柳。锦瑟惜华年，欲语碑在口。”

吟毕，喟然长叹。秃头正在车头打盹，忽然回头道：“此去长安，只有十里多路，老爷进城，何处卸车呢？”痴珠想道：“西安尽有故旧，但无故扰人，又何苦呢？”便说道：“咱们进城找店罢。”转瞬车到东门，刚进瓮城，忽见从城内来了车，车内坐着一人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故人，姓王字漱玉，系长安王太傅长孙，与痴珠同年。这日要往城外探亲，适与痴珠相值，两边急忙跳下车来，欢然道故。漱玉因问道：“前月接万世兄信，知吾兄有蜀道之游，不想今日便到，如何走得这般快？但如何那里卸车呢？”痴珠未答，秃头在旁道：“老爷在找店哩。”漱玉道：“岂有此理。难道西安许多相好，都不足邀吾兄下榻么？”痴珠笑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，小弟急欲入川，拟于此时竟不奉访，俟回陕时再与故人作十日之欢。”漱玉笑着吩咐跟人道：“你们赶紧飞马回家伺候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携着痴

珠的手道：“我们同坐一车，好说话些。你的车叫管家坐着，慢慢的跟来罢。”

原来漱玉家中有一座园亭，是太傅予告后颐养之地，极其曲折，名曰遯园。太傅开府南边时，痴珠尚幼，最为太傅所器重。后来与漱玉作了同年，值逆倭发难，因上书言事，触犯忌讳祸几不测，赖太傅力为维持，得以无罪。未几太傅予告，携入关中，所以园中文酒之会，痴珠无不在座，所有联额题咏，痴珠手笔极多。因此一家内外男女，无一人不认得痴珠。先是，家丁回家，说：“韦老爷来了。”漱玉太太便分派婢仆，将遯园中碧梧山房七手八脚铺设起来。

是夜，两人相叙契阔，对饮谈心。伤风泽之渐微，痛劫灰之难问。痴珠忽惨然吟道：“人生有通寒，公等系安危。我近来绝口不谈时事矣！”停了一会，漱玉因问痴珠道：“你记得七年前进京，娟娘送咱们到灞桥行馆么？那一夜你两人依依情绪，至今如在目前。你的诗是七绝两首。”便吟道：

“灞陵驿畔客停车，惜别人来徐月华，浊酒且谋今夕醉，明朝门外即天涯。

垓梁指日誓双栖，此去营巢且觅泥。絮絮几多心上语，一声无赖汝南鸡。”

痴珠道：“你好记性。这两首诗，我竟一字都忘了。”漱玉道：“自然忘了。”痴珠惨然高吟道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！”便问漱玉道：“你如今可知娟娘是何情状呢？”漱玉道：“我前年见过一面才晓得他嫌死了。以后闻人说，他哭母致疾，闭门谢客，近来我不大出门，便两年多没见人提起他踪迹。如今长安名花多着哩，迟日招一个人领你去逛逛罢。”痴珠道：“我也听得人说，这几年秦王开藩此地，幕中宾客都是些名士，北里风光自然比向时强多了。”二人于是浅斟强酌，尘襟渴涤，烛跋三现尚未散筵。只见小丫鬟携着明角灯回道：“太太说夜深了，韦老爷初到，车马劳顿，请老爷少饮，给韦老爷早一点安歇罢。”漱玉笑道：“我倒忘了！只顾与故人畅谈。”遂尽一壶而散。晚夕无话。

次日饭后，漱玉果招一个人来，姓苏字华农，系府学茂才。漱

玉自去城外探亲。西安本系痴珠旧游之地，是日同华农走访各处歌楼舞榭，往往抚今追昔，物是人非，不免怅然而返。

第三日，漱玉回家，也跟着同游。一连数日，总访不出娟娘信息，痴珠也就懒得走了。彼时便有亲故陆续俱来，痴珠也不免出去应酬一番，更把访娟娘一事搁起。且痴珠急于入川，只得将此事托漱玉、华农，慢慢探问。

一日，三人在山房小饮，门上送进单贴，系痴珠世兄弟吕龙文，专为痴珠钱行，请漱玉、华农作陪，末注行云：“席设宝髻坊荔香仙院，务望便衣早临，是荷！”痴珠将单递给华农道：“这荔香院你认得么，怎的咱们没有到过？”漱玉笑道：“这地方华农是进不去呢。如今龙文请你，你题上‘知’字，我们都陪你走一遭罢。”闲文休叙。到了那日三下多钟，龙文亲自来邀，恰好华农在座，便四人四辆车，向宝髻坊赶来，此时已是十月将终，朔风渐烈。痴珠初进巷口，便遥闻一阵笙歌之声。又走了半箭多路，到了一家前面，车便站住了。四人一齐下车。只见门前一树残柳，跟班先去敲门。痴珠细看，两扇油漆黑溜溜的大门，门上朱红贴子，是“终南雪霁，渭北春来”八个大字。早有人开了门，在门边伺候。痴珠四人相让了一回，跨进来，便是一条砖砌甬道。院中卸着一辆雕轮绣帘的轿车。甬道尽处，便是一个小小的二门，进去，门左右三间厢房，厢房内人已出来，开着穿堂中间碧油屏门。痴珠留心看那屏门上匾额，隶书“荔香仙院”四个大字，门中洒蓝草书板联一对，是：

呼龙耕烟种瑶草，

踏天磨九割紫云。

集句。痴珠赞声“好！”跨进屏门，便是三面游廊，中间摆着大理石屏风，面面碧油亚字栏干，地下俱是花砖砌成，鸟笼花架，布满廊庑上下。四人缓步上厅，便有丫鬟掀起大红夹毡软帘，早有一股花香扑鼻。方才要坐下，早闻屏后一阵环佩之声，走出一丽人，髻云高拥，鬟凤低垂，袅袅婷婷，含笑迎将出来，把眼瞧着痴珠道：“这位想是韦老爷么？”龙文笑道：“你怎么认得？”便携着丽人的手，向痴珠道：“此长安花史中第一人物，小字红卿，吾兄细细赏

鉴一番，可称绝艳否？”痴珠深深一揖道：“天仙化人，我痴珠瞻仰一面，已是三生有幸。‘赏鉴’两字，你可不唐突么？”红卿笑道：“韦老爷如此谬赏，令我折受不起。”便让四人依次而坐。屋系三间大厅，两边俱有套间在内。

一会，丫鬟捧上茶来，红卿亲手递送已毕，又坐了片刻，漱玉便向红卿道：“我辈虽非雅客，竟欲到你小院一坐，不知可否？”红卿笑道：“岂敢。小宝卑陋，恐韦老爷笑话。”说着便往里请，丫鬟前面领着，转过屏后，又一小院落。由东边一道粉墙进了一个垂花门，南面墙下有几十竿修竹，枝叶扶疏，面南便是三间小屋，窗上满嵌可窗玻璃。进了屋门只觉暖香拂面。原来三间小屋，将东首一间隔作卧室，外面两间遍裱着文绦，西南墙上挂着一个横额，上写道：“玉笑珠香之馆”，款书“富川居士”。痴珠细审笔意，极似韩荷生，便向红卿问道：“这富川居士，可是韩荷生么？”红卿点头道：“是。”漱玉道：“红卿室中，有一字不是荷生写的么？”红卿因问痴珠道：“你在京会过他没有？”痴珠道：“人是会过，诗也读过，只是不曾说过话。”红卿道：“你如今可晓得他的踪迹么？”痴珠道：“他很阔，我出京时，闻他为明经略聘往军营去了。”

红卿、痴珠说话时，漱玉立起身来，步到东屋门边，掀开房帘，招呼痴珠下炕，道：“你看那壁上许多诗笺，不是荷生小楷么？”痴珠踱入卧室，见茵藉几榻，亦繁华，亦雅净，想道：“风尘中人，有些韵致，不减娟娘也。”便从那柳条诗绢上《七绝四首》瞧起，看到第三首，吟道：

“神山一别便迢迢，近隔蓬瀛水一条。双桨风横人不渡，玉楼残梦可怜宵！”

便道：“哦！这就是定情诗么？”再瞧那乌丝冷金笺上《金缕曲》一阕云：

转眼风流歇。乍回头，银河迢迢，玉箫呜咽。毕竟东风无气力，一任落花飘泊。才记得相逢时节，雾鬓烟鬟人似玉，步虚声，喜赋《瑶台月》。谁曾料，轻轻别！旗亭莫唱《阳关叠》。最惊心，渭城衰柳，灞桥风雪。翠袖余香犹似昨，咫尺河山远隔。恐两地梦魂难接。自问飘蓬成